

项城农业学大寨运动

陈永贵

320.2

5

农村读物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农业学大寨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一、农业学大寨的形势

当前,全国农业战线是个什么形势呢?应该说,是一派大好形势。农业战线上的形势,就是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因此,讲农业的形势,必须讲农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势。

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为什么要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批林整风,经过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农村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受到了进一步的批判,上层建筑领域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受到了进一步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限制,全国农村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们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地球上建设共产

主义。因此，我们看形势，首先要看政治形势，看阶级斗争的形势，看我们在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上，是不是有所前进，有所成就。因为，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中，只有无产阶级取得不断胜利，社会主义取得不断胜利，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好形势。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大好形势，是农村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不断胜利的必然结果。

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国农业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广大农村群众和干部的精神面貌变化很大，农村山河自然面貌的变化也很大。大寨式的社、队越来越多，大寨式的县成批出现。我国的农业在连续十二年丰收之后，一九七四年又是一个新的丰收年。去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有六百七十多个县的粮食亩产上了《纲要》。长江以南有一批县的粮食亩产已经达到一千六百斤以上。长江以北也出现了超千斤的县。山东、河北、河南，是历史上的“缺粮户”、“供应户”，这几年赶上来了，甩掉了“缺粮帽”，由“供应户”变成了“贡献户”，去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有了较大的增长。自然条件比较差的陕西、甘肃、宁夏，过去一直是吃供应粮的地区，去年大干了一年，粮食产量增加

了一成到三成，也甩掉了“缺粮户”的帽子。特别鼓舞人心的是西藏。大家知道，西藏是地处“世界屋脊”的高寒地区，那里的农业本来是很落后的，但是，近几年来由于比较认真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调动了千军万马，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大干快上，急起直追，一九七四年出现了粮食大面积、大幅度增长的大好形势。全区有二十六个县小麦亩产超过了四百斤。这个祖祖辈辈吃调进粮的地方，也实现了粮食自给。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是前进了再前进，高产了更高产的形势。上海市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城市郊区是资本主义最容易泛滥的地方，但上海市委斗得好，干得好，那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得好，批了资本主义，干了社会主义，三百多万亩粮地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全市十个县中，亩产一千六百斤的县，一九七三年只有两个，一九七四年就达到六个。去年，全国是粮食丰收，其他作物丰收；农业丰收，林、牧、副、渔也丰收。棉花、油料比一九七三年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他如糖、麻、烤烟都是好收成。

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还突出地表现在广大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倒退路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的

革命精神，打响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人民战争。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是山区还是平川，到处是人山人海，到处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许多经不起旱、也经不起涝的土地，改造成了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冀、鲁、豫三省，地处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多少年来，不是旱就是涝，旱了没收成，涝了一水漂。但是近几年来，三省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出动千军万马，大打治黄、治淮、治海的人民战争，使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建成了既可抗旱又可抗涝的水浇田一亿五千七百多万亩。去年入冬以来，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动了七百多万农田基本建设大军，冒着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大打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一冬一春完成了六十多万个工程，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达二千多万亩，深翻改土的面积达一亿九千多万亩。可贵的是，在全国，这种大干快上的势头还在不断发展，不断高涨。

全国的农业形势大好，大寨、昔阳的形势也好。大家知道，大寨、昔阳所处的是太行山里的干山区，历史上是十年九旱灾情多，三年两头没收成的地方，近三年来，偏偏遭遇历史上少见的连续干旱，这对大寨、昔阳的农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大寨人民、昔阳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

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一切阻碍革命、阻碍前进的旧意识形态，胜利地经受了这三年的大考验。大寨大队在这三年中，大旱更大干，大灾大跃进，完成了后底沟、老坟沟、麻黄沟和狼窝掌填沟搬山造平原的大工程，进行了大量园田化的建设，进一步改造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取得了大旱之年的连续大丰收，三年中粮食平均亩产都在千斤以上。昔阳县在这三年大旱中，也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用近三千万个工，完成了四千四百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松溪河上垒起了总长达二十六万米的大石坝，造了三万四千多亩地；在二千多条乱石沟里砌起了三万五千多米涵洞，造了二万多亩好地，总共发展了七万亩水浇地，大大增加了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连续夺取了农业的大丰收，实现了一九七二年提出的“一年大旱大干，二年大旱拚命干，三年大旱夺高产”的战斗任务。

中国农业的大丰收，粮食大增产，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你们知道，现在的地球上，帝、修、反的日子很不好过。在他们那里粮食危机，资源危机，通货膨胀，生产衰退，再加上这个荒、那个荒，经济危机闹得一塌糊涂，六神无主。而我们却是工业大增产，农业大丰收，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绝对比资本主义好，无产阶级绝对比资产阶级有本事，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战胜修正主义。

二、几条值得注意的经验

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大好，这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大好形势？再说明白一点，大寨，学大寨好的单位，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经验？

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大寨合作化以后二十多年的斗争，昔阳县八年学大寨的斗争，全国许多革命和生产搞得好的地方的斗争都证明，搞社会主义农业，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非斗不可，要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斗，重要得很。有这个斗，修正主义就被揭露，资本主义就翻不了天，人就不走回头路，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就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就发展。没有这个斗，修正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回潮，人的思想就要衰退，社会主义就干不成。毛主席说，党的基本路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教导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就

是要我们牢牢记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就是要我们天天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刻不要忘记对小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斗争，还干什么社会主义？大寨合作化以后二十多年，为什么能够坚持革命，不后退、不复辟呢？为什么大寨能够顶住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顶住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就是因为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敢批敢斗，而且斗起来不讲情面，不心慈手软，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了必要的限制。对来自小生产的集体农民坚持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你想想，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刮的那股大倒退风，刮得有多大！别的地方不清楚，说说昔阳吧，有包产到户的，有把山林、荒地下放到户的，还有把牲畜下放到户的，有卖高价的，资本主义把人心搅得一盘散沙，谁还有心思在集体地里劳动？那时候，大寨就不干，为什么？因为大寨党支部认定那不是社会主义的路。但是，光不干不行，还要斗；不斗，资本主义就要

包围大寨，吃掉大寨。怎么斗？两个战场同时进攻。在大寨内部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对外，坚决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唱对台戏，你的东西卖高价，他卖低价，你的谷草卖三角钱一斤，他卖三分钱一斤。当时，也有人说大寨人太傻气，放着钱都不要。大寨人说，我们不要钱，要社会主义，横下一条心，坚持同资本主义斗，斗得干部、群众提高了觉悟，斗得人心齐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上，齐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齐在大干社会主义上。有的队是人往外跑，马车往外跑，做买卖赚钱，大寨是冒着风雪修地。有些地方，不仅是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想多投资，连劳动力也不想多投，不是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平田造地，而是出去赚现钱，搞买卖，搞投机倒把活动。大寨不是这样，大寨没有一个人外出搞副业，不仅男女整半劳动力都投入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而且还要投资，每年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平均每人一百元，不下米就能吃粥吗？

还有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毛主席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示，对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把许多问题讲清

了，把人们争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也解决了。这就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合作化以来二十多年中，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大寨泛滥不起来，除前面讲的那几个“斗”，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我们讲同资本主义斗，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一类东西，是容易识别，也敢于斗争的。但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一些没有很好学习马列主义的同志，就很容易糊涂起来，把现在允许存在的东西，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追求、提倡的东西，结果，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保护和提倡起资产阶级法权了。当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弄得不好，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不去解决它。比如在分配问题上，如果因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看不到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就很可能强化它，结果，就必然会给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更方便的条件，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更容易产生。大寨在二十多年的斗争中，虽然它在理论上并不明确，但在实践上，总是把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当作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内容来抓。在大寨也搞评工记分，叫“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就是在执行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既加上了政治挂帅这一条，加了思想好、劳动态度好这一条，也加上了对老、弱、病、残的照顾。大寨的社员把后一条叫“人老工分不少”。加上思

想好、劳动态度好，就是对投机取巧的限制。加上人老工分不少，就是要避免少数人因为丧失劳动能力造成贫困。这样，既使少数兵强马壮的社员户收入水平稍高于一般的水平，又使集体经济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有能力保证那些老弱病残户的基本收入，这就避免了由于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引起少数人过富，少数人年年欠债的两极分化。在粮食分配上，大寨大队不实行基本口粮加工分补贴，而实行在确定基本口粮的基础上，根据社员户人口多少，消费水平不同的情况，自报公议，支部批准，把口粮补足到满足需要、稍有盈余的水平。决不允许劳动力多的社员户分粮过多，上自由市场；劳动力少的社员口粮不足，不得不到市场上买高价粮的现象发生。劳动力少，分的粮少，钱少，不够吃，不到市场上去买高价粮怎么办？大寨早几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一个是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大寨大队坚决反对分光吃尽。因为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是个简单的留多少、分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随着生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大寨提高社员的收入是有控制的，不造成同全县先进队社员收入有过大的悬殊，以加快集体经济的积累速度。由于逐步扩大了公共积累在整个收入中的比例，不仅增强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且也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防止阶级分化的能力。近十年来，大寨不搞个

人盖房，过去谁有钱就盖高楼大厦，谁没钱就住破窑烂房，现在在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由大队统一建筑，根据社员的实际需要分配住房，这就解决了由于执行多劳多得富起来的社员盖高楼大厦，缺粮的社员住破窑烂房的问题。总之，大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正因为如此，大寨没有在分配问题上给资本主义以可乘之机。

总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批判资本主义，就要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但是，我们前边讲过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办事，不能盲目地搞。学习外边的经验，要因地制宜地推广。要注意对广大群众、干部的教育，提高群众、干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要努力发展集体经济。这些问题，同志们要十分注意，创造了条件，事情就好办了。

批判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没有斗争呢？当然有，没有斗争那才是怪事。大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了，有人就很恼火，大喊大叫，说什么大寨工是“大概分”，也有人说，大寨工是“大概工”，大寨执行的是“土政策”，是刮“共产风”，还气势汹汹地要肃清“流毒”。这要不要斗？大寨是斗了，而且斗得很坚决，他刮八级台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寨就刮十二级台风，大寨还是顶过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当昔阳全县的粮食亩

产量，由一九五八年二百八十斤降到二百四十斤时，大寨却由一九五八年五百四十斤上升到八百零九斤，以后的十年，又使粮食上升到一千斤以上。你们看看，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必须同修正主义斗争。大寨是这样，昔阳也是这样。什么时候同修正主义、同资本主义斗起来，什么时候懂得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时候前进就快，胜利就大。一九六一年刮起的那股复辟倒退的歪风，一直刮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六年，在昔阳县就刮成了灾，全县有几千人和几百辆马车常年累月在外边跑买卖，抓现钱，你说是搞资本主义吧，他说那是为集体；你说为集体吧，他就是搞投机倒把，走少数人发财的道路。那时候，副业是实行大包干。什么叫副业大包干？就是放出一个人，不管你干什么，也不管你一天赚多少钱，只要一天交二元钱，就记一个工。这下可有好戏唱了，有做工的，有做买卖的，有倒贩粮食的，还有和贪污盗窃分子勾结起来，盗卖国家工厂物资的，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说那是什么社会主义！人走了，车也走了，集体种田，要肥没肥，要人没人，要牲口没牲口，那生产怎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造了县委的反，说县委搞资本主义。这个反造得有理，造了县委的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就带领群众反资本主义，革命大批判从县城搞到农村，从机关搞

到工厂，一下连续搞了三年。这一斗，公开的资本主义也罢，挂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也罢，就吃不开了。全县四百一十一个大队，都赶快把外流的劳力、车马收回来，集中到农田基本建设上，集中到农业生产上，集中到大干社会主义上来。你说农业究竟有多难搞，我看不一定难，敢造资本主义的反，给资产阶级法权以必要的限制，就能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学大寨，大干快上的形势很快就形成。从一九六七年批起来，斗起来，到一九七一年，也不过五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由二百多斤上升到六百多斤。阶级斗争的规律，走遍中国都一样。大寨、昔阳遇到的斗争，走遍中国也一样。哪里在学大寨运动中，敢于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敢于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发动不停顿的大批判、大进攻，并且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里就能大干快上，那里的山河面貌就要大变，那里的社会主义农业就要大发展、大飞跃。四川有个广汉县，在都江堰灌区，条件确实不错，前几年也说学大寨，可是那么好的条件，农业就是搞不上去。为什么？就因为那里的党委把学大寨同反对资本主义看作两回事，不懂得现在还得保留的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必要的限制，而是把现在还允许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当成革命的东西去提倡和发展，一面说是学大寨，干社会主义，一面又在那

里和资本主义实行和平共处。资本主义这个东西从来不讲客气，你搞和平共处，它就要攻社会主义，吃掉社会主义。结果有个生产队，九个干部，七个跑出去搞副业，百分之八十的社员也跑出去抓现钱了，让那么多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作掩护去搞资本主义，哪里还顾得上搞社会主义农业？后来县委带上人到大寨参观，学这学那，主要学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一下学到了根本上，回去就干，叫“一学、二批、三挖根”，对资产阶级法权也给了必要的限制，很快刹住了资本主义的歪风，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五万个劳动力开上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用二千七百多万个工，把全长六千多公里的三千七百多条渠道，改造成了自流灌溉网，还改造了二十多万亩低产田，接着又搞耕作制度大革命，到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量就过了千斤，一九七三年又上到了一千三百多斤。还有个吉林省的伊通县，十年中先后三次到大寨学习，头一次学了个修梯田，第二次抄了个劳动管理办法，学来学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大干不起来，山河面貌也改变不过来。问题到底在哪里？他们第三次又到大寨参观，这一次学得深，认识到学大寨就要学一个“斗”，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一切歪门邪道。从大寨回去，就搞调查研究，摸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发动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